



以事顯理，以理明事——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

高知遠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星雲大師《自學之道》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為考察對象，將之分為「敘事結構」與「敘事流程」等兩個部分進行解析。可以發現，《自學之道》中之「敘事結構」是一種縱向的示意結構，透過表層之事與深層之理進行對應，使理與事融合無間，而其「敘事流程」可相對分為「例證式的敘事流程」與「悟道式的敘事流程」，藉由文本敘事將創作主體所以如是感悟展露出來，進而使敘事流程與現實中之實踐相互呼應。然而無論是「敘事結構」與「敘事流程」，皆可得出《自學之道》一書之敘事模式是以「理事圓融」為主導原則，使敘事既是表述亦是實踐，目的是為了追求善利眾生之人間佛教的終極理想。

關鍵詞：星雲大師、敘事模式、結構主義、理事圓融。



Use Things to Show Reason, Use Reason to Understand Things - The Narrativ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Directors" in Master Hsing Yun's "The Way of Self-Study"

Kao, Chih-Yua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narrative model of "Director Harmony" in Master Hsing Yun's "The Way of Self-Study"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divides it into two part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process" for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Way of Self-Study" is a vertical schematic structure,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superficial things and the deep principles, so that the principles and things are integrated seamlessly, and its "narrative process" can be relatively divided. It is an "illustrative narrative process" and an "enlightenment-based narrative process". Through textual narrative, the creative subject's feelings are revealed, so that the narrative process and the practice in reality echo each other. However, regardless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proces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narrative model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The Way of Self-Study"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directors" as the leading principle, making narrative both an expression and a practice, and the purpose is to pursue The ultimate ideal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s to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Keywords: Master Hsing Yun, Narrative mode, Structuralism, Director harmony.



一、前言

星雲大師（1927—2023）是世界級的宗教家，出家七十餘年，致力於「人間佛教」之闡發，秉持著「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之宗旨，將人間佛教之事業，藉由寺院、學校、美術館與圖書館等推播出去。據《星雲大師全集簡介》中統計，其一生共興建三百餘所寺院、十六所佛教學院、二十四所美術館、五十部「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還有各級學校等，成就非常驚人。¹然而眾所周知，大師還是一名十分出色的文學創作者，其著作等身，出版五百多本書籍，累計三千多萬字，不論是書寫內容或方式都極具風格，值得後人進一步研析。

然而，三千多萬字著作若要系統性閱讀、梳理，顯然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研究計畫，無法立收探討之效，且由於學力所限，難以克盡其功，因此，本文擬聚焦於星雲大師《自學之道》中之論述，以這本書為討論對象，試圖藉由探討這本書之寫作特徵，對於大師散文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進行說明。

《自學之道》一書是星雲大師自述其一生自學與自覺之歷程，包含寫作、編輯與辦學等，從自學而自覺，進而藉由紀錄這種自覺的生命經驗以覺他，可以說，自學與自覺是大師內在修為的寶貴珍藏，而覺他則是將此寶貴珍藏化為文字時所期待的外在效應。

¹ 《星雲大師全集簡介》中提到：「大師出家七十餘年，於全球創建三百餘所寺院，如美國西來寺、澳洲南天寺、非洲南華寺、巴西如來寺等，均為當地第一大寺。此外，並創辦十六所佛教學院、二十四所美術館、圖書館、出版社、書局、五十部「雲水書坊」行動圖書館、五十餘所中華學校，暨智光商工、普門中學、均頭中小學、均一中小學和多所幼稚園等。以及先後創辦美國西來大學、台灣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澳洲南天大學即菲律賓光明大學等。」（星雲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星雲大師略傳〉《星雲大師全集簡介》，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5月，頁24。）



詳觀《自學之道》中之論述即可發現，「理事圓融」應為大師著作調和內容與形式之核心原則。這裡「理事圓融」具有兩個層次之意，就內容上來說，「理」指的是形上義理，或事物本源的內在原理，而「事」則是指實踐與表現；就形式上而言，「理」指的是思想的部分，而「事」則是指「將此思想藉由敘事進行說明」的部分。至於「圓融」一說，則是兩者融合無間、互相成全圓滿之型態。是以「理事圓融」就內容面而言，除了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之義，亦有「義理」與「人事」不相衝突之義，故說「圓融」。²而就形式面來說，則是敘事與說理的結合型態，以敘事來結合說理，或者是以敘事蘊含說理，以達成「理中有事、事中有理」之文學理想。

准此，所謂敘事模式（narrative mode）則是由「敘事」與「模式」等兩個詞疊合而成。「敘事」意指以敘事者為中心，透過符號進行事件之情節安排與設計，而「模式」意指這樣的安排與設計具有不變的、反覆出現之架構。換言之，「敘事模式」聯稱，意謂著敘事文本中具有一穩固之基架，是敘事主體表現其價值意識之常模，對之進行解碼，遂可理解敘事主體之目的、設計與美學追求。

更進一步說。所謂敘事模式之研究應具有三個層次之意義，即：敘事目的、敘事設計與敘事效能。敘事目的是敘事者藉由符號表現所欲闡釋之對象，包含：人物形象、事件與意識形態（包含價值意識與美學意識）；敘事設計則涉及敘事者

² 星雲大師在《星雲說偈》中，曾引古德的句子：「理事圓融泯自他，白雲飛去了無遮；海納百川流不盡，空容萬象是吾家。」進行說明時提到：「『理事圓融泯自他』，世間萬物，都具有『理』和『事』兩個層面。有的人說話、做事，光有『理』沒有『事』，不切實際；有的人光有『事』沒有『理』，又太過現實，不合乎人情道理；有的人只是空談，沒有『事』也沒有『理』，不著邊際，欠缺遠大的眼光，也不合乎人情道理，所以做人處事必須理事圓融，即所謂天理、國法、人情，都要能照顧周到。」（星雲大師：《金玉滿堂二：星雲說偈》《星雲大師全集》，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5月，頁92。）可見大師對於「圓融」之理解，應當包含義理與人事不相衝突而圓滿之義。



依據其美學意識所產生的敘事策略，對於符號展現進行安排；至於敘事效能則是敘事設計所預設之內容或形式所產生的符號功能。

任一創作主體選擇某種敘事模式必然都具有某種策略與目的，涉及其價值意識與美學觀，可逆向推導，亦可順向拆析該模式之不變原則為何。如是，則就不變原則一面來看，對於這種敘事模式之探討應可相對分為兩個部份，即：「敘事結構」與「敘事流程」。敘事結構是就文本中表層義與深層義間的對應安排來說，而敘事流程則是針對文本敘事之推演與進展而言，藉由這樣的研究討論，可以清楚說明文學作品中，種種形式表現之內在骨架，如何貫徹創作主體之內在思想與美學意識。

依據這樣的理論基模進行檢視可以發現，《自學之道》全書，事實上亦可視為是大師「自覺而覺他」的最佳體現。大師認為：「所謂『自我教育』，就是『自覺』，覺察到自己需要學習做人，需要學習做事，才能成為有用的人才。³」因此自學也是一種自覺，自覺之後就要覺他，才能將佛理作用於人間。是以《自學之道》全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師談論對於自學之看法；第二部分是大師自學之歷程；第三部分則是大師從師徒與大眾等兩個層次，教導如何自學之建議。從自身的覺悟出發，到教導人們如何覺悟，將自學之理，透過文章之事表現出來，既是述理，亦是實踐，理事圓融之餘，亦將人間佛教善利眾生之思想表現無遺。⁴

³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2019年8月），頁12。

⁴ 滿義法師在《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一書中認為：「所以，人間佛教不是閉門空談理論，而是要落實在人間生活裡，要能弘揚，要能推動。也就是說，佛教的弘傳，除了重在義理的宣講之外，還要舉辦各種活動、事業，讓廣大群眾有很多管道、方法、機會來接觸、參與，藉此自己受用，也帶動佛教的弘傳。如此循環效應推動下，佛教就能走入社會、家庭、生活、人間，就能在人間發揮應有的教化之功，這才是名符其實的『人間佛教』。」（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灣，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頁11。）可見「人間佛教」需要的不僅僅只是理論，而是落實，是能夠於人間實踐的佛教。



基於上述，本文底下擬從「敘事結構」與「敘事流程」等兩個層次，對於《自學之道》這本書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進行說明。

二、《自學之道》中理事圓融之敘事結構

「結構」一詞對文學研究來說，原是西方自語言論轉向以來的重要思考，影響文學研究甚深。其根源來自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語言學的相關說法，在二十世紀中期流行起來。正如李廣倉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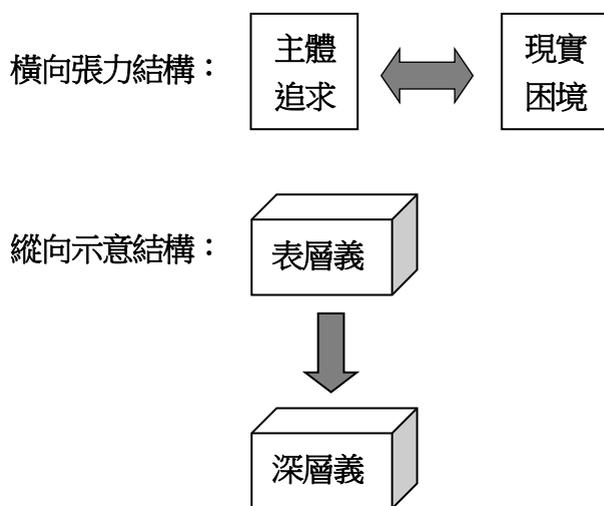
結構主義文學批評上承俄國形式派和布拉格結構主義，以索緒爾語言學模式為理論支柱，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的法國流行起來。在發展過程中，索緒爾語言學起了關鍵作用，結構主義批評的重要概念，諸如共時／歷時、語言／言語、所指／能指、句段關係／聯想關係等，都來自索緒爾語言學。這些概念共同表現為一種「二元對立」思維模式，該模式雖然不能說是「科學」，但它是人類共有的主要思維方式。⁵

可見，這種結構主義之觀念，原是就表意構造來說的。然而，由於「結構」一詞亦含有內在基架之義，是以對於結構之探討，除了重建表面現象與深層架構間之關係，有時亦會轉向各符號單位功能間的內在聯繫。譬如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的矩陣圖結構，或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的語法結構……等。而本文所謂「敘事結構」則是針對《自學之道》一書中，事與理間的對應關係而言，探討由表層敘事指涉深層意識之現象。

⁵ 李廣倉：《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 年 4 月），頁 91。



相較於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張力設計來說，《自學之道》一書幾乎看不見對等且反向的力的拉扯，更多的反而是一個相對為小的個體，面對相對為大的世界，卻發心成就一些什麼的建設與堅持。是以在這樣的陳述中，其結構的形成，並非是橫向的對立，更多的是一以貫之，理中有事、事中有理之型態。這種理中有事、事中有理之型態可說是一種縱向的示意結構，以圖示之即為：



由上可知，橫向的張力結構是平面的，展現為兩個對等的力的拉扯；而縱向的示意結構則是立體的，展現為表層敘事與內在義理等兩個層次。在《自學之道》一書中，其結構模式之傾向，多半不是敘事過程中的力的拉扯，而是表層事象與深層義理間之連結。正是這種連結使表層之事與深層之理融合無間，產生就示意關係而言的理事圓融之型態。

以〈我的自學過程〉一文為例，自學過程作為一種事象之陳述，其實是為了展現佛陀「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理。文中的敘事時間安排，順向的將自學



過程分為「幼年啟蒙於長輩」、「青少年淬鍊於叢林」、「棲霞歲月勤扎根」、「廣讀各家『做中學』」、「三教九流皆我師」與「自學自覺而覺他」等六個部分。顯然是由幼至老，沿著生命歷程講述自身之學習經過。然而由於時代背景使然，這樣的學習經過較常人更為特殊，幾乎不曾經歷正統教育的習染，而是「自學」，一種自我學習同時也是自我覺悟。在〈我的自學過程〉一文中，這樣的自我覺悟總是一面吸收一面輸出，具有了文學的知識就以寫作實踐，具有了編輯的知識就以刊物革新佛教，具有建築的知識就釘模鋪泥、開山建設……這裡，知識與實踐並不是一種先後關係，而是一種併行關係，一邊學一邊實踐，從實踐中學：

甚至，後來到南京擔任短期的住持，對於過去青少年期間學習的叢林規矩，加以運用，讓自己不至於荒廢時光。就好像海陸空三軍一樣，我參學過佛門的律下寶華山學戒堂，宗下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的禪堂，教下焦山定慧寺的佛學院等，雖沒有深入，也都能沾到一些理事圓融。影響所及，現在我也自己能做戒師了，在佛光山多次傳戒，對於有些規矩也能做一些改進，這不能不歸因於當時參學各宗各派時扎下的基礎。⁶

由此可見，這樣的陳述表面上說的是知識如何獲得，實際上卻展現出了「學用應該合一」之思想。如是，表層之事與深層之理遂達成了某種和諧，事中有理，理中有事，事與理在示意結構中分屬表層與深層，義理不言可喻，卻又自然而然。⁷

除此之外，〈我的自學過程〉一文就深層義理一面來說，還可進一步析分出第二個層次，即自學與自覺本應都是「自我」這個主體的資本，然而該文中之陳

⁶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3-24。

⁷ 是以該文中提到：「從這些點點滴滴，我感到學習的不只是學問，而且是要具體的實踐。好比我最拿手的是煮飯菜，而參與最多的卻是建築，要建房子得先從搬磚、搬瓦、挑砂石、拌手泥等著手，必須實際去工作，而不是只在旁邊口說動嘴。」（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7。）



述，卻導出除了自我覺悟外，也該幫助他人覺悟。所謂「自覺而覺他」，因此，文中所述事件，多半都是將這樣的知識貢獻出來產生影響，正如文中提到：

自學是孔子的教學，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自覺是佛陀的教法，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是這些自學、自覺的經驗，成就了現在我的行事、我的思想、我的觀念、我的做人處事、我的舉一反三、我的理事圓融、我的僧信平等，甚至對於佛法妙理的體會，讓我的一生都感到非常受用。⁸

顯然「自覺而覺他」，即是該文深層結構的第二個層次，先藉由「自學過程」中的諸多事象，展現出「學用合一」之思想，進而又提點出「自覺而覺他」之價值意識。⁹

這樣表層與深層縱向示意之結構，在〈我辦大學等社會教育——如何自學辦教育〉一文中亦可看到。該文雖然表面上講述大師辦學之經過，舉凡幼稚園、職校、高中到大學無所不包，然而實際上卻涵隱著大師即使困難重重，仍克服萬難，堅持辦學之願心，如接辦岡山的正氣中學為普門中學之過程：

在佛光山開山之初，我並不因辦了僧伽教育就自我滿足，對辦社會教育的想法仍然熱情不減。除了台北的智光商工以外，教育廳一位朋友要我接辦

⁸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8。

⁹ 這種自覺而覺他之價值意識，其實也就是人間佛教所謂的「自覺行佛」。滿義法師認為：「人間佛教一向以菩提心為主，以菩薩道為行，因此發菩提心、實踐菩薩道利人，這就是持戒。故而大師提倡『自覺行佛』，目的就是希望人人從日常生活中行持戒法來發掘自我本性，這就是『自覺』；繼而時時發心利人，這就是『行佛』。」（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灣，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 年 5 月，頁 195。）



岡山的正氣中學。正氣中學，原先是蔣經國先生在江西辦的學校，一九六三年在台灣高雄縣岡山設址復校，後來他們無力續辦，商之於我，我把正氣中學遷來佛光山，就是現在的「普門中學」。那正是一九七七年賽洛瑪颱風來襲的時候，我從開始招生到學校開學，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真如諸葛孔明所說：「辦學於風雨之際，接任於危難之間。」¹⁰

可見即使情況危難，大師仍勇於承擔、犧牲奉獻，希望能夠藉由教育來改善人心。¹¹如是，這篇文章遂含藏著第二層次之深層結構，即「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之信仰。換言之，〈我辦大學等社會教育——如何自學辦教育〉一文表面上雖然講述著大師率領佛光山辦學之經過，內在卻一方面凸顯出大師犧牲奉獻之精神，一方面則是為報佛恩，欲使佛法遍潤人間之堅持。¹²文中說到：

我自己沒有讀過正規的社會學校，但我很喜歡辦學，尤其，在寺院叢林的僧伽教育，養成我非常愛好幫助別人的心胸。又因為我覺得佛教能幫助人的，第一優先的就是「教育」，因此，我就更堅定的辦起社會教育來了。¹³

¹⁰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07。

¹¹ 例如文中提到：「普門中學辦學三十多年來，我們不知道投資多少，從來沒有一個董事們拿過一塊錢路費，所有的點滴都歸於學校，甚至於包括佛光山常住，還要常常地補貼學校的費用不足。建校期間的費用不算，光是後來遷移學校，就花了五億元買土地和新建校舍。除了普門中學，在埔里的均頭中小學、台東的均一中小學，甚至宜蘭頭城第一所公辦民營的人文小學，也都是抱著這樣的理念，繼續為社會服務。」（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07）

¹² 文中說到：「數十年來，總計我創辦的社會教育，有西來大學、南天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以及各級的學校，高中、國中、小學、幼稚教育等。《楞嚴經》有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我將我的身心奉獻給教育、文化、慈善事業，也算是我報答佛恩於萬一了！」（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222。）顯然「欲報佛恩」是興學的驅力，而興學的目的則是為了回饋社會。

¹³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99。



可以發現，發心辦教育其實也是一種佛學實踐，是讓佛法可以作用於人間之方法，同時也是這篇文章，在講述「自學辦教育」的相關事象背後之深層意指。這裡，「自學辦教育」是事，而人間佛教的思想是理，理與事圓融無間，既是文學也是佛法，既是文字紀錄，也是以佛法善利眾生的見證。

綜上所論可知，《自學之道》中之「敘事結構」通常是以自學之道途為表層，以自學之道理為意指，讓表層與深層相互呼應，以事顯理、以理明事。這樣的寫法並不在於追求美學效果，而是意圖在敘事者與接受者的符指過程中，灌輸某種價值追求予其接受者，使之能夠作用於現實，構建出更完美的理想世界。且由於這樣的理想世界必須突破現實的種種限制，由信仰者們來共同完成，因此訴諸自學、自覺，藉由對於知識、真理、乃至於自身的參悟來作用於人間，在建設更美好的人間同時也證得佛法真理。至於這樣的意識透過怎樣的敘事流程加以構建，則必須進一步說明。

三、《自學之道》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流程

敘事流程意指文本敘述中，該事件被完整闡述之經過。此經過會有內外兩個層次。就外層次而言，是指其形式義之功能，譬如：起、承、轉、合，即是就敘事形式的功能面來說的。然而就內層面而言，則必須以其敘事內容的抽象義為主，譬如武俠小說常見的：主角落難、得到救贖、復仇成功、返回原本生活，便是典型以敘事內容為主之敘事流程。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1904—1987）在《千面英雄》這本書中認為：



英雄神話歷險的標準路徑，乃是通過儀式準則的放大，亦即從「隔離」到「啟蒙」再到「回歸」，它或許可以被稱作單一神話的核心單位。¹⁴

這裡，所謂隔離、啟蒙與回歸，是取神話故事中英雄歷程之象徵義來說，喬瑟夫·坎伯又將之分別細分為隔離的五個階段，以及啟蒙與回歸各六個階段，共十七個歷程。此十七個歷程可以概括為：英雄接受召喚踏上旅程，通過啟蒙的考驗，最後回歸原本的生活或取得終極恩賜等三個部分。換言之，即分別對應英雄通過儀式之前、如何通過儀式與通過儀式之後。這樣的分析方法使文本敘事流程能有一個清楚而明白的歸納，指出了文本表面義下深層義之對應，是透過怎樣的流程加以建構。

如是，考察《自學之道》這本書可以發現：所謂「道」，應具有兩個層次的意涵：第一層次是義理上的價值信仰；第二層次是追尋或了悟這種價值信仰之歷程。換言之，「道」不僅僅只是方法或事理之義，還包含著對於歷程的描述。即作者如何通過這樣的歷程抵達自學與自覺之目標。這樣的描述在文本之中同樣會成為一種儀式，以包納作者通過儀式之前與通過儀式之後的改變。而讀者隨同文字穿過這樣的儀式，便也得到某種啟發，關於作者隱含其間之形而上質。換言之，大師在《自學之道》這本書中，其實是將某種佛教義理，通過敘事流程之安排表現出來，讓佛理能夠貫徹於行文之中，使敘事與說理結合，以成其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

這種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在《自學之道》一書中可以分為兩種型態：一種是以自學時之思想為主導，舉事類加以說明；一種是以自學時之過程為主導，藉由

¹⁴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5月），頁39。



自學之階段進行表述。前者本文稱為是「例證式的敘事流程」，後者則稱為是「悟道式的敘事流程」。

（一）《自學之道》中例證式的敘事流程

「例證式的敘事流程」意指在行文過程中，先提出某種思想或者義理，進而藉由事例的列舉，對於這種思想或者義理加以檢證之寫法。

以〈我是佛〉一文為例。〈我是佛〉是大師自述其自學佛法之經過，其中「我是佛」為此文章之主旨，此主旨一開頭即明確點出：

古往今來很多人不敢承認自己是「佛」，像法融禪師不敢坐在寫著「佛」的石頭上，道信禪師因而笑著說：「你還有『這個』在嗎？」慧忠國師有一次喊著：「佛啊！佛啊！」侍者四處張望之後，滿臉狐疑地望著國師，說：「這裡沒有佛，您在叫誰啊？」國師回答：「我就是在叫你啊！你為什麼不敢承擔呢？」¹⁵

顯然，大師認為：「我是佛」是一種佛教徒當下承擔之義，將自己視之為「佛」，從此行住坐臥便有佛之儀態，為人處世即有佛之慈悲，起心動念遂有佛之大願。將「我是佛」視為一種核心理念，便能由內而外地實踐佛的全能教義。

如是，承接這種核心原則的提出，大師接著辯證說明「我是佛」之實踐及其功能，文中提到：

從出家到弘法，一甲子以上的歲月中，不知受過多少傷害、多少冤枉。起初，我心中也會不平：「我是如此地為人著想，如此地潔

¹⁵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33。



身自愛，為什麼會得到受傷害的後果？」但是後來想「我是佛」，佛陀不也曾受過多少誣衊，像戰遮女的惡計、提婆達多的陷害、善覺王的問難，以及許多人隨出家造成的誤解謠言等等，但是這所有的一切，反而更彰顯佛陀光風霽月般的品格。於是我學習佛陀坦然的態度，面對一波又一波的譏毀，走過人生的風風雨雨，多少年後，終於如曉日般破雲而出。¹⁶

由此可見「心中有佛」即能使人產生正念正行，大師以其自身經歷現身說法，將這種理念貫徹始終，前後呼應，正如文末所說：

的確，如果一個人「心中有佛」，眼裡看到的必定都是佛的世界，耳朵聽到的必定都是佛的音聲，鼻中嗅到的必定都是佛的氣息，口裡所說的必定都是佛的語言，身體所做的事必定都是佛的事情，如果人人如此，這就是一個佛的世界，家庭怎能不幸福安樂呢？治安怎能不安全良好呢？國家怎能不富強康樂呢？¹⁷

可見「我是佛」這個思考，應是大師自度度人的核心原則。此原則貫徹全文，可以相對分為：「直下承擔『我是佛』」、「心中常念『我是佛』」與「是心作佛即是佛」等三個部份。此三個部份可以進一步化約為三個階段的敘事流程，分別是：「理念的提出」、「理念的做法」與「理念的總結」。就〈我是佛〉一文來說，理念的提出即是對「我是佛」這個思想加以闡揚，希望學佛者可以直下承擔；而理念的做法則是進一步解釋這種思想如何實踐？為何要實踐？而理念的總結則是歸納前因所能產生之善果，進一步加強理論陳述之力度。

¹⁶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43。

¹⁷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48。



可以發現，理與事不僅是大師作為敘事主體，在作品外緣的真實世界中之實踐，更是透過「理念的提出」、「理念的做法」與「理念的總結」等三個階段，使其在文章中融合無間。而這樣的寫法同時也表現在〈我怎樣管理佛光山——如何自學管理〉一文中。該文講述大師如何自學管理，然而其核心理念卻是「不管理」，大師認為：

說到「管理」，我的管理就是「不管理」。這句話聽起來好像不太合理，不管理的社會團體，不是更混亂嗎？其實不然也。道家講「無為而治」，佛教講「自我覺悟」，每一個人能夠自我覺悟，就是自己管自己，每一個人都是管理師，何必要什麼「管理學」呢？¹⁸

然而，大師的這種「不管理」其實是一種「不管而管」、「自悟自覺」式的管理。其架基於「權錢分責」、「安貧無我」、「人事序級」、「各安其所」與「十方來去十方緣」這樣的系統觀中。其中「權錢分責」、「人事序級」是外在規矩，而「安貧無我」、「各安其所」與「十方來去十方緣」則是內在修為。外在規矩建立權責與秩序，內在修為則提倡空無、自覺與奉獻。前者是後者的框架，後者是前者的底蘊，兩者互相支援，遂成就了人間佛教不管而管，自覺而覺他之體系。

大師在為該文總結時，如此說到：

佛光山以人間佛教的信念來凝聚眾人的共識，因此，僧團的成長，是每一個人的發心，慈悲奉獻自己心力，集體創作而成。我們「非佛不作，唯法所依」，所以所有的成就，都不是任何一個人的力量能單獨

¹⁸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10。



完成。我們以人間佛教的信念，「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就是利益眾生，歡喜無悔，所以不管再怎麼辛苦都心甘情願。在我七十四年的出家生活中，我確實受過十年嚴苛的管理人生。但是從嚴苛的管理當中，我學會了「不管而管」、「自悟自覺」教育的管理。所以我這一生，可以說，我用寬厚、平等、公平、公正、公開面對人事物，我想，那就是最好的管理學了。¹⁹

是以一方面建立原則，一方面又以佛法之感悟，使原則能夠自為實踐，自覺而覺他，進而善利眾生，藉由這樣的敘事流程，大師的文章讓我們看見，如何讓理與事巧妙的融合無間，進而達到理中有事，而事中有理，同時具有文學的外衣與哲學的內涵。²⁰

（二）《自學之道》中悟道式的敘事流程

「悟道式的敘事流程」意指敘事的進展與現實的進展疊合，作者在歲月與現實要求下，踏上旅程習得某種能力之經過。在《自學之道》中，這種表現通常會有四個階段，即：摸索的階段、考驗的階段、成果的階段與善利眾生的階段。此四個階段層層遞進，看似是一個推演過程，實際上卻是一個循環，從空到有，再把「有」奉獻出來，使其成為「萬有」，既是佛理也是實踐；既是一種敘事流程，也是一種理事圓融的生發過程。

¹⁹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42。

²⁰ 大師在自述其弘法與寫作之主張時提到：「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貧僧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哲學的內涵，因為文學要美，哲學尤其要有理，內外相應，無論是長篇或者短文，必然是好文章。胡適之先生說，《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而《華嚴經》、《大寶積經》，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在我覺得，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77-78。）顯然，這種文學與哲學的交融，應是大師寫作時的有心設計。



以〈我寫作的因緣——如何自學文學〉一文為例。大師提到剛開始寫作，老師的評語是：「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意指他不知所云，幸而他並不氣餒，直到十八、九歲在「焦山佛學院」讀書後，開始嘗試投稿，再加上老師將其著作偷偷投郵至報紙上，這才信心大增，以寫文章作為對社會的貢獻：

也由於寫作，在經常「抒發己見」的因緣下，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殺遇難的父親，當時與父親已多年不見，自從他杳無音訊後，我就成了孤兒，因此在滿懷思念中，就寫了一篇〈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紀念父親。很感謝我當時的國文老師聖璞法師，他背地裡，將我的文章謄寫在稿紙上，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的《新江蘇報》，五千字的文章不但發表了，而且分為上、下篇，刊登了兩天。²¹

這段時期可視為是大師學習寫作的摸索時期，然而，這樣的時期沒多久即遇到挫折，在大師二十歲那年遇到了「智勇法師」，這位法師顯然是位才子型的人物，使年輕時的大師在其身旁不免自慚形穢，正如文中所說：

但是我到了二十歲以後，也曾有一個挫折。因為我有一位學長智勇法師，他跟我共辦了《怒濤月刊》，他寫作之快，就如過去古人說「下筆千言，倚馬可待」，一篇萬言的文章，他總能輕而易舉地交卷。那本《怒濤月刊》，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我忽然感到自卑，覺得我愧不如也。²²

經歷了這樣的考驗，大師來到台灣，與智勇法師分別後，重拾寫作信心，開始將文字投稿在雜誌上，且隨著佛教事業的擴張，編輯並出版了許多本著作，將文字

²¹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52。

²²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54。



視為弘法的資糧。對於此一現象之描寫，可視為是「成果的階段」，然而，這樣的成果，大師並不將之視為私有，反之認為可以幫助他人，其提到：

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這輩子乃至下輩子，都會對佛教有好感。透過文字媒介，不只是這個時代，不只是這個區域的人，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幾千、幾萬年以後，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²³

可見，寫作一事對於大師而言並非只是為了成就自己，而是為了宣揚佛學，進而成就他人，因此不辭辛勞也要將其思想、知識化為文字般若，以寫作之法弘揚佛學，又以佛家大願，將寫作一事轉化為對於人間的慈悲，如此「善利眾生」，幾乎是《自學之道》一書中，所有敘事的終點。

換言之，無論是自學或自覺，受益的本應是覺知當下的主體。然而在《自學之道》這本書中，所有學與覺，最後竟都化為人間善財，與所有人共享。譬如〈我的講演緣——如何自學演講〉這篇文章，大師一開始也自承剛開始只要與大眾說話就會發抖：

不過，我是真的從來都不知道要如何講演，因為我一直在寺院裡過著關閉式的生活，到二十歲以後，才有機會見到廣大的社會。雖然大開了眼界，但是與人說話還真的有困難。只要我看到五、六個以上的人，講話就會發抖，相當不自然，在佛經裡有所謂「大眾威德畏」，我就是這樣的情形。²⁴

²³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78。

²⁴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45。



然而經過摸索的階段與毅力的堅持，大師逐漸克服心理障礙，為了弘法，只能突破自己的局限，終於掌握「以事顯理」與「以理明事」等兩個訣竅，將故事與佛學相互結合，正如文中所說：

在廟口講演，群眾來去就像潮水一樣，大家一步走來，一步又走去，每逢我講到故事，群眾就會慢慢向我集中，故事講完之後要講道理，大家又慢慢散去，一場講演約兩個小時，人慢慢聚合而來，或者人慢慢解散而去，常常都要幾個回合。我從那個地方學到一個經驗，有時要「以事顯理」，有時要「以理明事」，理事要圓融，要契理契機，思考如何將故事與佛學結合，才是一場最好的弘法講演。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很用心佛經裡的故事，或人間社會生活小故事的原因。²⁵

可見這種將事、理結合，以理事圓融之模式弘法之表現形態，並不單單僅止於文學創作上，在演講的時候，大師同樣也是要求自己要做到理與事融合無間。只是在威權時代，哪怕只是單純的弘法也會遭遇險阻，大師提到：

其實在五十年前，我們在台灣的弘法也不全是那麼順利，有好多場次，幾乎都和警察捉迷藏。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龍潭的一個鄉村神廟前舉辦弘法大會，當時有一、兩千位聽眾，我才開始講說不久，就有警察人員走到講演台旁，用低沉的聲音喝斥我，強勢的要我下台，命令我解散。不過我一下來，也很不客氣地對警察說，我們講的都是淨化社會人心的道理，不是違法集眾，那場講演到最後當然是自然解散，沒有出任何問題。²⁶

²⁵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47。

²⁶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56。



走過威權時代這樣一個考驗的階段，大師的講演逐漸領悟出「分點列述」與「巧用譬喻」等技巧，使其說法能夠「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因此造成轟動。文中紀錄大師講演盛況時說到：

尤其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說三十年從未間斷，在紅磡香港體育館也是講說了二十年從未間斷，甚至我經常舉辦巡迴講演，在歐洲、亞洲、美國都有過巡迴講演。我也應馬來西亞馬華公會的決議，由六位部長聯合邀請我，要我前去提高華人的地位，提升華人的團結，因此我在馬來西亞也有過多次巡迴講演，每場都有一、兩萬人，我也感覺到這對於馬來西亞華人的團結，確實是有些許的貢獻。²⁷

然而擁有這些成果，大師卻並不將之視為自己的功績，反而一心繫念著要將自己所得奉獻出來，回饋大眾。因此該文最後是這麼說的：

看起來好像我很神氣，甚至應該感到驕傲，各處的大學都紛紛請我講演；其實不是的，反而我常常感覺慚愧，我哪裡能有什麼東西能在大學講？這都是佛法的因緣。因為他們沒有聽過佛法，而我在佛教幾十年來的醞釀、溫習，總知道一點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在煩惱苦悶的時候，知道該如何用佛法來鼓勵自己。因此，能獲得大家的會心一笑，或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或者是我個人的野人獻曝，只希望對大家有利益、有貢獻。²⁸

由此可見，「悟道式的敘事流程」雖然是將自學某事之經過，藉由摸索的階段、考驗的階段、成果的階段與善利眾生的階段等四個階段展現出來，然而其核心主旨

²⁷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65。

²⁸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頁 169-170。



仍是「以事顯理」與「以理明事」。敘事中之事，是為了展現大師作為創作主體之思想，而大師思想中之佛理，則藉由這樣的敘事加以表現。然而無論是文本中的敘事終點或文本外的生命實踐，善利眾生都是最後的終極追求。²⁹

四、結語

本論文以星雲大師《自學之道》中「理事圓融」之敘事模式為考察對象，對於《自學之道》一書之敘事模式進行拆析，將之相對分為「敘事結構」與「敘事流程」等兩個部分，其結論分述如下：

首先就「敘事結構」來說，可以發現《自學之道》一書之結構並非是以橫向的戲劇性張力為營造目標，反而是以縱向的示意結構為主導原則，藉由表面敘事來展現深層之理，事與理間的關係是一種涵蘊關係，即事中有理、理中有事，敘事的發展即是佛理的實踐。兩者圓融無間、巧妙融合，可說是《自學之道》這本散文集的一大特色。

再者就「敘事流程」而言。《自學之道》一書之敘事流程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部份：一為「例證式的敘事流程」；二為「悟道式的敘事流程」。例證式的敘事流程主要表現為「理念的提出」、「理念的做法」與「理念的總結」等三個階段，藉

²⁹ 這種終極追求其實亦是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之理想，正如滿義法師在《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一書中所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之教，佛陀既以「滅諦」為解脫的完成，人間佛教當然不離佛陀本懷，自然希望人人都能開悟成佛。然而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佛果、佛土要在眾生身上求，離開人間，離開眾生，別無佛道可求，所以人間佛教重視「人道」的完成，只要在現世「把人做好」，所謂「人成即佛成」，人道完成，佛道自能成就，自然「心淨國土淨」。因此大師一向以「實踐人間佛教」為念，希望把「同體共生」、「法界圓融」的思想落實在人間，從現世「個人的心靈淨化、人際的尊重和諧、家庭的幸福美滿、民生的富足安樂、社會的自由民主、世界的和平無爭」之促進，把淨土建設在人間，這就是人間佛教的終極目標。」（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頁 400-401。）可見文中所述與現實追求並無二致。



由此三個階段之演進來敘事說理。至於悟道式的敘事流程則分為「摸索的階段」、「考驗的階段」、「成果的階段」與「善利眾生的階段」等四個階段來進行展現，透過自學歷程，將領悟與追求示現於字裡行間。

可以發現，《自學之道》這本書中之文學表現，無論是藉由縱向的示意結構進行分析，或者是藉由時間線性的敘事流程進行分析，其敘事模式都在在寓佛理於事中，使敘事既是表述亦是實踐，不論是文本表現，或者是文本內容與外在現實之關係，皆展現出一種理與事圓融無間，互相涵涉且互相支持之型態。而其終極追求，則是自覺而覺他，以實踐人間佛教善利眾生之理想。

五、參考書目

- 王岳川：《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4月。
- 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6月。
-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6月。
- 星雲大師口述：《人間佛教——佛陀本懷》，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年5月。
- 星雲大師：《我不是「呬教」的和尚》，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9年3月。
- 星雲大師：《自學之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9年8月。
- 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年7月。
- 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5月。
-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灣，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
-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15年5月。

